



《长江文明》

冯天瑜 马志亮 丁援 著
中信出版集团
2021.9
79.00 元

冯天瑜

历史学家，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，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部委员。主要作品包括《中华文化史》《“封建”考论》《中国文化生成史》《张之洞评传》等。

马志亮

中信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副研究员，主要作品包括《秦礼仪研究》《武昌老建筑》《样式雷》等。

丁援

中信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副总师、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 (ICOMOS) 共享遗产委员会秘书长，主要作品包括《文化线路》《堪舆》《一本书读懂中国建筑》《武汉历史建筑图志》等。

本书纵览古今，在全球视野之下，综合介绍了长江文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、文化优势及其发展历程、文化分区。长江全流域资源丰富、人文兴盛、经济繁荣，是中国文化历史的重要符号，至今仍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，维持着中华文明的持久生命力。

羌藏文化

与长江文化关系较近的羌藏文化区主要是指横断山脉的金沙江、雅砻江、大渡河流域和岷江上游的高峡河谷走廊地带，为古氏羌人聚居地。在约 4500 年前，生活在岷江上游山地高原的氏羌族系一支，沿岷江向平原地区迁徙，进入成都平原，成为蜀人先祖，而留居岷山者则为汉之“冉”。

古羌人即甲骨文中的“羌”和“羌方”，卜辞所载羌人活动范围大致在今陕西东部、山西南部及河南西部。但商人势力范围有限，陕西以西亦应广布羌人，如秦汉时代的河湟之羌。古羌人应是一民族集团，后世的藏人当是其中部分族群的后裔，另有相当一部分族群则逐渐与华夏族和汉民族融合，如留居渭河流域的姜姓族和南北朝时期显赫一时的氏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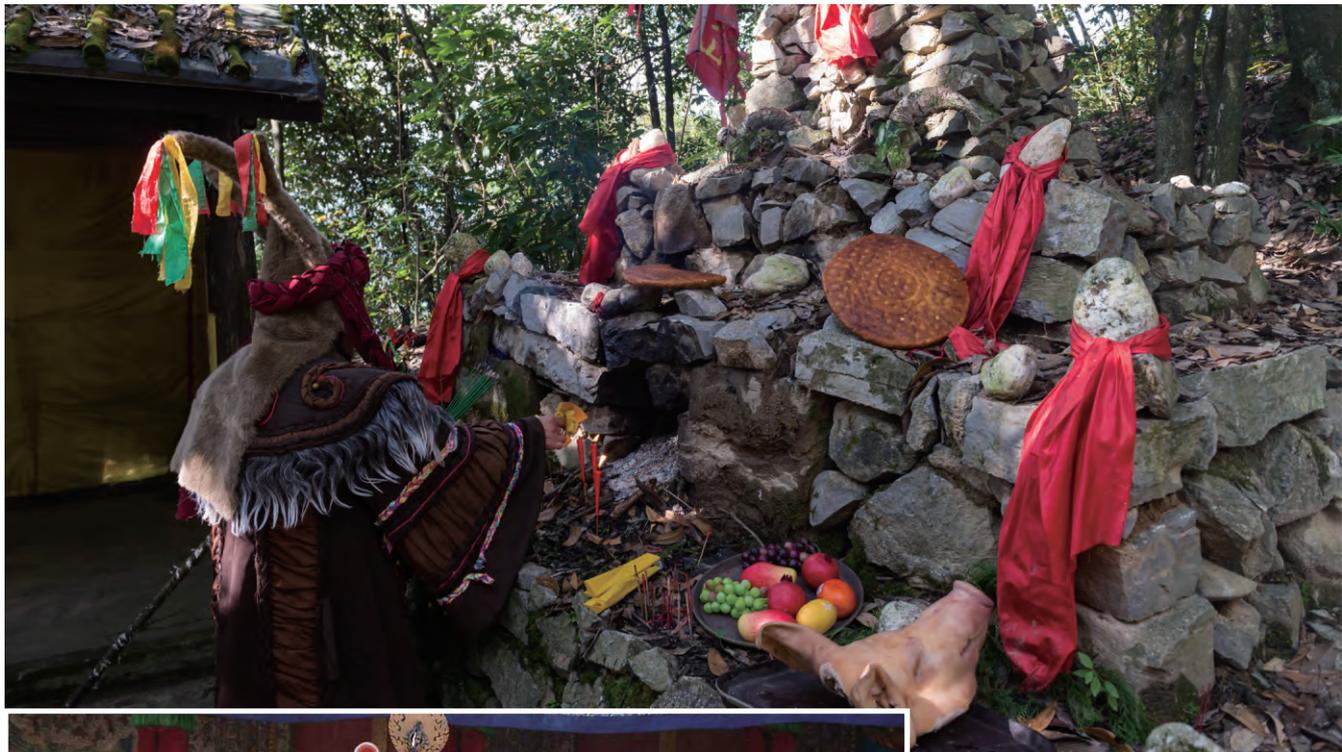


留居西部的羌人因居地高寒，植被稀疏，只得用石块砌屋，称“石室”或“邛笼”，“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”，“皆依山居止，累石为室，高者至十余丈，为邛笼”。这种石砌的数层至十数层高的“邛笼”（即碉楼），兼具居住和防御功能。这种居住形式后来被古蜀人带到了成都平原，并随古蜀人的东进而拓展至巴渝一带，其影响则远播黔滇乃至东南亚。羌人一般将村寨选址于“近川

谷，傍山险”之处，既便于取水，又可据险修碉楼以自守，这反映出羌人勇武善战的民族性格。

碉楼平面形制多为四角形、六角形、八边形等，现存高碉多四角形，平面通常呈方形或近似方形的回字形，立面呈逐渐向上内收的方锥形高台。

古代羌藏社会长期处于原始部落联盟阶段，崇尚血亲复仇，《旧唐书·党项传》云：“（其俗）尤重复仇，若仇人未得，必蓬头垢面，跣足蔬食，要斩仇人而后复常。”近世仍可从彝、瑶、苗、壮等族的“打冤家”中见其遗风。血亲复仇往往形成累世血仇，如《宋史·宋琪传》云：“党项、吐蕃风俗相类。……其俗多有世仇，不相往来。”若大仇得报或欲求和解，双方就需举行和誓以止杀。双方若和解，就必有一方需进行赔偿，会有专门的“和断”官来按照“羌法”评判曲直对错，赔偿之物或为金钱（羌俗曰“骨价”），或为羊马。誓仪最简单者有“折箭为誓”，一般立誓则需多杀牲，以骷髅饮和酒，如《辽史·西夏外记》载：“（党项）仇解，用鸡猪犬血和酒，贮于髑髅中饮之，乃誓曰：‘若复报仇，谷麦不收，男女秃癞，六畜死，蛇入帐。’”酋长之间的盟誓甚至需用人牲，“故事，蕃部私誓，当先输抵兵求和物，……然后输誓。牛、羊、豕、棘、耒、耜各一，乃缚剑门于誓场，酋豪皆集，人人引于剑门下过，刺牛、羊、豕血歃之，掘地为坎，反缚羌婢坎中，加耒耜及棘于上，投一石击婢，以土埋之。巫师诅云：‘有违誓者，当如此婢。’”历史上羌蕃族属常与中原政权和盟以结好，其中唐



在其旁边插立树枝则为“社”；在神龛前并排放三四块白石，则分别代表宅神、家神、神仙神、五谷神；在房顶塔子上并排竖立五块白石，则分别是天神（木比塔）、地神（树不瑟）、山神（赤黑瑟）、山神娘娘（瑟）和关帝圣君（色窝）的表征。

蕃之间的和盟仪式更加隆重，且多立碑记之。因居住地较为封闭，羌人至今仍保持其原始宗教信仰，崇拜自然与祖先。与众不同的是，羌、藏民族崇拜的所有神祇都没有固定的形象，而是融于白石崇拜的祭祀习俗之中，而白石崇拜的神性也并非源自天然石块本身，而是其白颜色。白石神最初是羌人天神或祖先神“人格化”的化身，然后成为一切神灵的表征。作为神灵供奉的白石，必须是洁净石块，一般要由释比（巫师）作法安置，淋以鸡血、羊血或牛血，方能表征神灵。在羌寨里，白石作为神的代表，无处不在，存放于不同的位置代表不同的神祇。供于山上或竖于寨顶岗头，便代表天神或寨神；供在田间地头，就代表田神、土地神；将白石堆积成塔形供于土中则为“祖”，

羌人的白石崇拜由来已久，其渊源至今仍有争议，或可追溯至古羌人的白石随葬习俗，也可能与西北游牧民族尚白的习俗有关，抑或源自古老的火崇拜或雪山崇拜。其白石神信仰的特性，从羌人史诗《羌戈大战》中可见因由：羌人始祖在从西北大草原迁往岷江上游途中，得到天神木比塔的帮助——落下三块白石变成三座大雪山，阻断了“魔兵”（戈基人）的追击，令整个族群化险为夷。其到达岷江上游之后，又多次得到天神几波尔勒的帮助，用白石击溃了戈基人，这才得以重建家园，安居乐业。羌人为了报答始祖天神的再造之恩，遂将天神显灵所用的白石作为其表征进行供奉。至今我们进入羌寨，映入眼帘的仍是一排排白石。■